

參考書目

1.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 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藝文圖書公司。
3. 晉·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里仁出版社。
4. 漢·司馬遷，《史記》，藝文圖書公司。
5. 漢·班固，《漢書》，藝文圖書公司。
6.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世界書局。
7. 漢·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藝文圖書公司。
8. 楊伯峻，《列子集釋》，明倫出版社。
9. 漢·劉向，《說苑》，世界書局。
10. 漢·王充，《論衡》，世界書局。
11. 漢·劉向，《列仙傳》，新興書局。
12. 漢·應劭，《風俗通義》，新興書局。
13. 漢·東方朔，《神異經》，新興書局。
14. 元·陶宗儀，《說郛》，新興書局。
15. 晉·王嘉，《拾遺記》，新興書局。
16. 《筆記小說大觀》，新興書局。
17. 王昉等，《神仙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
18. 蕭登福，《先秦西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文津出版社。
19. 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未刊出版社。
20. 朱天順，《中國古代宗教初探》，谷風出版社。

論江文通〈恨賦〉與〈別賦〉的 命題與謀篇

呂 凱

政治大學中文系

人生就生命而論，不管他是什麼時代的人，什麼地方的人，什麼身分地位的人，在心理上，多少都會存著不死或長生的期望。很不幸的是人想盡了很多的方法，發明了很多藥物，在科學發達的今天，竟無法使人長生不死。當然，生死是自然的，因此道家以殤子為壽，彭祖為夭，以齊死生或死生為一，試圖脫離死亡的恐懼和不幸，那種用心是良苦的，也是很深刻的。但是王羲之說：「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¹由王氏之言，再衡以人情，可知死生大事，是很傷痛的，而不是齊彭殤、一死生就能使人脫離死亡的悲哀的。在死亡的悲哀之下，如果能得其天年而死，也就罷了。假如不能得其天年而死，或是志猶未酬，心有未了，而竟飲恨而死，那死的就更悲哀、更不甘心了。人生就生活而言，不論古今中外，不論富貴貧賤，沒有不希求圓滿歡聚的，很可惜的是人生聚散無常，有相聚之快，就有離別之苦，所以屈原說：「悲莫悲兮生

¹ 見王羲之，〈蘭亭集序〉。

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²由屈原的話，再驗以人情，可知別離之愁，是很痛苦的。死亡的悲哀，在於死而不能復生；別離的痛苦，在於去而不可復留。兩者如此的決絕，無論對死者與生者，去者與留者，都會產生無限的哀楚，莫名的深痛，而這哀楚和深痛，使人深印胸懷，那就是刻骨銘心的無奈。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人。他的生年在南朝的宋齊梁間（444-505），他歷仕宋、齊、梁三代。曾官御史中丞，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在當時，可稱得上官爵顯赫了。他起家孤貧，靠著力學，在文學上有了成就，而受當時人的推重。他的文學作品種類很多，但以詩賦最為有名。不過，他的詩雖好，惟多係擬古之作。因為他才華高，努力夠，不僅對各家詩非常熟習，而且能夠心領神會，所以擬作起來，酷似古人。在詩方面，雖有肖古的長處，卻乏獨創的風格。至於在賦方面，他的作品，在形式上，雖不能脫當時駢體文的格局，但他所寫成的〈恨賦〉和〈別賦〉，卻有很突出的表現。〈恨賦〉和〈別賦〉突出的地方，主要的在於這兩篇賦的命題和命義。古人寫恨，大都以親遭為題，而無專以「恨」為名的賦；古人寫別，大都以親感為題，而無專以「別」為名的賦。只有〈恨賦〉和〈別賦〉，既非親身所遭，又非親身感受，因觸目興思，體會同情「恨」、「別」的情緒，而以此命題，寫成了這兩篇短賦。他直接用〈恨賦〉、〈別賦〉命題，可以說是特殊的命題方法。至於命義，古人寫恨，寫一種恨的多，寫多種恨的少，而江淹的〈恨賦〉寫的卻是多種的恨。也可以說是人間的恨，他都寫完了。至於寫別，也是一樣，古人寫別，寫一種別的多，寫多種別的少，而江淹的〈別賦〉寫的卻是多種的別。也可以說是人間的別，他都寫了。以人間的恨，人間的別，來命題命義而作賦的，只有江淹一位，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如此說，並不是贊美這兩篇賦是絕世的創作，而是要肯定江淹對這兩篇賦命題和命義的巧思。因此，本文就以此為重點，分別對二賦加以探討。

² 見《楚辭·九歌少司命》。

一、〈恨賦〉

〈恨賦〉以恨名篇，所寫的是死恨，人生有生必有死，若死而無憾，當然可以無恨，若死而有憾，抱憾而死，自然就產生無窮的遺恨。《昭明文選·恨賦》李善注說：

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³

〈恨賦〉專寫飲恨而死，江淹於篇首即就目見心感而加說明。他開宗就說：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⁴

由前引可以確定，江淹〈恨賦〉所寫之恨，都是專指伏恨而死的恨。而這些伏恨而死的人，分別為天子、王侯、宮妃、將軍、逐臣、罪臣、羈旅流戍之臣、以及顯赫的貴人。這些人有什麼恨呢？現在分別來看看：

（一）秦始皇的恨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稱皇帝的人，他的事功，是前無古人的。他的偉大，也是值得稱道的。漢賈誼在他的〈過秦論〉中，對秦始皇的統一事業，有具體的描述，他說：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³ 見《昭明文選·恨賦》下注（藝文本），頁156。

⁴ 見《昭明文選·恨賦》（藝文本），頁156。

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⁵

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使得他意得志滿，不可一世。唯一使他無奈的，就是生命不可永期不死。因為他對此不能甘心，所以想要求長生的妄想就油然而興了。他曾數度入海求長生之藥，並命徐市等入海求之。可見秦始皇想要長生不死的願望是多麼急切了，他求長生的急切，就顯示了他的怕死。秦始皇怕死，是有證據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說：

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⁶

「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可以證明他對死是多麼地厭惡，多麼地恐懼。他怕死的原因，當是捨不得他的威勢以及他美好的人生。因為正在他要「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的時候，而忽然被奪去了生命，那種遺憾是多麼的大啊！況且他從十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也不過五十之年，在不想死的情況之下，卻不能不死的死了，能說他不是飲恨而死嗎？

(二)趙王遷的恨

趙王遷，《史記·趙世家》稱之為幽繆王遷。他的身世及作為，司馬遷說的很清楚。他說：

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⁷

⁵ 見《昭明文選·賈誼過秦論》（藝文本），頁466-467。

⁶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廣文本），頁128。

⁷ 見《史記·趙世家》（廣文本），頁727。

趙王遷是趙國最後一位君主，在秦始皇十九年（西元前二二八年），秦將王翦攻下了趙國，俘虜了趙王遷。趙王遷被俘後，據《淮南子·泰族訓》所載，被流放在房陵（今湖北省房縣）。《淮南子》說：

趙王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按：王念孫認為水當為山木，字之誤也。《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並作山木）之嘔，聞者莫不殞涕。⁸

趙王遷被流放後，因為思鄉而作山水（木）之嘔，這種有鄉歸不得，要永遠客死在異地的遺憾，當然算得上是飲恨而死了。趙王客死異地，飲恨終身，可以說他是咎由自取的。因為他的大將李牧，數卻秦兵，有功於趙，而他竟把李牧殺了，殺良將而致亡國，趙王在思鄉之餘，定也會有無窮的悔恨。這種追悔的無奈，應該是恨上加恨的。那真是「千秋萬歲，為怨難勝」了。

(三)李陵的恨

李陵為李廣長子李當戶的遺腹子，他的事跡，《史記》、《漢書》均有記載。《史記·李將軍列傳》說：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拜騎都尉。……天漢二年（99B.C.）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⁹

李陵降匈奴，他的初意，欲以便中劫持單于，使單于和於漢。但漢庭聞李陵降匈奴後，即誅其老母妻子，而使他欲歸無門。李陵降匈奴

⁸ 見《淮南子·泰族訓》（世界本），頁265。

⁹ 見《史記·李將軍列傳》（廣文本），頁1174-1175。

後，心中愧恨，是無法形容的。他那種生死不能的心境，在《漢書》他的傳中和別蘇武的詩中，以及《漢書·蘇武傳》中所吐露的心聲，都會使人讀後覺得心裡酸楚。¹⁰ 尤其在他的〈答蘇武書中〉，道出了他降匈奴的用心，以及漢誅其老母妻子，絕其歸漢之路的悲痛。他說：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減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之中。……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¹¹

李陵的表白，應該有其可信性的。因為司馬遷曾在漢武帝面前為李陵辯解，漢武帝一怒而將司馬遷下了腐刑。足見漢法之苛，待士之薄。以致於因李陵一降而老母妻子盡誅，使他很無奈的成為「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了。

(四)王廙的恨

王廙或作王牆，後世皆作王嬙，字昭君，因避司馬昭的諱，改稱明君，亦稱明妃。為漢元帝後宮宮人。元帝後宮，皆按圖召幸，宮人皆賄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賄，畫工故惡圖其貌。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為閼氏。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貌為後宮冠；元帝悔恨，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均被斬首棄

¹⁰ 《漢書·蘇武傳》：「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¹¹ 見《昭明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藝文本），頁379-380。

市，而昭君竟行和番。《漢書》謂昭君南郡秭歸人。《琴操》則謂齊人。《琴操》說：

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皎潔，聞於國中，獻於孝元帝，詎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唯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羸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芭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倚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冗，不得顛顛，雖得餽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¹²

由前引可知，昭君因君王之不察，而致憤恚以和番，然其去國離鄉，遠適異國，那種悲傷和哀怨，那種寂寞和無奈，真到了「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的地步了。

(五)馮衍的恨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更始時與鮑永、田邑扞衛并州。更始敗，田邑降光武帝。鮑永與衍未即時歸降，後來確知更始帝已死，於是鮑永與馮衍，幅巾降於河內。漢光武帝怨馮衍、鮑永未能及時來歸，鮑永因有功而為光武帝所任用，馮衍獨被罷黜。後與外戚陰興相知，及光武帝懲外戚，衍復得罪。他曾自詣獄，有詔不問。於是他又西歸故鄉，閉門自保，不敢再與親故相通。在建武末的時候，他又上書自陳，但因

¹² 見《藝文類聚》卷三〇，人部一四〈怨〉（文光出版社本），頁538。

前過，仍未被任用。他因不得志而曾退居作賦。至明帝時，又有許多人抵毀他，說他文過其實，遂被廢於家。《後漢書·馮衍傳》說他：

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概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¹³

一個有高才，懷大志的人，因為沒有掌握到歸降漢光武的時機，遭到了《周易·比卦》「上六：比之无首，凶」的命運。他雖有文史著作五十餘篇，以及滿懷的大志，在廢黜的無奈下，也只有「齋志沒地，長懷無已」而死了。

(六)嵇康的恨

嵇康，字叔夜，魏中散大夫，為竹林七賢之一，與魏宗室有親。他與東平呂安交善。因呂安兄呂巽，淫呂安妻徐氏，嵇康居中調解。後來呂巽誣告其弟呂安搗母不孝，司馬昭命鍾會等陷呂安入獄。呂安辭引嵇康作證，鍾會等復收嵇康入獄。嵇康為證人，應屬無罪。但因他前此，山濤典任選舉官職時，曾經薦舉嵇康代他出任。嵇康因不願為司馬氏所用，因作〈與山巨源絕交書〉，書中辭多不樂與時相合之言。尤以「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之言，觸怒司馬昭最深。因為當時，司馬昭以湯、武自比，以周、孔名教自居，嵇康竟公然非毀，所以使鍾羅織其罪說：

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

¹³ 見《後漢書·馮衍傳》（世界本），頁1003。

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¹⁴

根據前引，鍾會判嵇康死罪的判辭，實在含糊而籠統。因為呂安事件，就是冤獄。而嵇康在這事件上，只是證人的身分，但因他不與司馬氏合作，而竟將證人一併入獄，同時判處死刑。嵇康被斬時，雖然顏色不變，毫無畏死之態，可是這也不代表他甘心就死。所以他在〈幽憤詩〉中說：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¹⁵

嵇康在此詩中，特別沈痛的陳述自己不慎之過，及不能免死之咎。他的「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就是自責不能免禍。柳下惠，孟子譽為「聖之和者」，雖然三仕三見黜於君，但不致死於非命；而他在與孫登相處而別時，孫登明告他「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他所仰慕的前聖及時賢，給他處世的模範和箴言，他竟然都不能實踐與戒慎，而終於遭遇到殺身之禍。他的「匪降自天，寔由頑疏」，正道出了他慚昔愧今的悔恨。然而冤已鑄成，他知道司馬昭和鍾會都不會放過他，所以他只有認命了。他所說的「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由這些話，可以想見，他雖認命，而心實不甘。志行高遠的人，竟遭不測，無奈而死，只落得「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的下場。

(七)孤臣孽子遷客流戍者的恨

¹⁴ 見《世說新語·雅量》，第二條注引《文士傳》（明倫出版社本），頁266。

¹⁵ 見《嵇康集校注》（河洛圖書出版社本），頁29-30。

孤臣生不逢時，遠離於君；孽子生不得勢，失寵於父；遷客遠謫，猶似棄逐；流戍遠放，無日可歸。這些人生路茫茫，歸時無期。他們心中所含的恨，無處能伸，無處可訴。只得無奈的，以「含酸茹歎，銷落湮沈」來結束自己了。

(八)榮貴者的恨

榮貴的人，聲勢顯赫，動輒連輿結駟，鼓吹相隨，以致道路塵揚，聲動巷陌。這種威勢，看起來好像不可一世，但到生命要終結的時候，不論是多麼貴盛的人物，只得無奈的像「煙斷火絕」而「閉骨泉裡」了。

江淹將古人的死，歸納入時序的流轉和空間的變更。而時、空的改變，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所以凡是人，不論古今，都是會死的，而且是無奈的，在不願死而又無奈的情況下，只「有飲恨而吞聲」了。

二、〈別賦〉

江淹寫〈別賦〉和〈恨賦〉的方式是一樣的。他所寫的別，不是他親身所經歷的別，而是感受的別。就別而言，分離皆可稱別，若就分離的形式而言，則有不同的種類。江淹在〈別賦〉中，將別分爲：顯赫豪富的別、劍客報士的別、負羽從軍的別、男女相棄的別、因時感思的別。所以他在〈別賦〉中說：「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現在就他所說的這些別的種類，分別來看看是什麼情況。

(一)顯赫豪富的別

自古以來，對於顯赫豪富的人，在送別場面上，都是盛大熱鬧的，不但車水馬龍，冠蓋雲集，而且爭奇鬥艷，歌樂相聞。然而別時的熱鬧，常常會增添別時的離緒和別後的寂寞。所以江淹舉「帳飲東都，送客金谷」以示貴盛之別。因爲疏廣與疏受叔侄告老還鄉，送於東都門者車千輛；而石崇與眾賢共送王詡於金谷澗中的那種豪富的場面，也是空

前的。然而到了最後，所留下的只是「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的孤獨無聊。

(二)劍客報士的別

我國自春秋、戰國至秦、漢，劍客俠士之風盛行。當時的劍客俠士們，爲了恩、仇、信、義，常揮劍殺人，舉刃自殺，他們的慷慨壯烈，視死如歸，把別的情緒，帶向了另外一個特殊的境界。江淹所舉出的「韓國趙盾，吳宮燕市」，就是春秋、戰國時最有名的劍客報士了。他們是聶政、豫讓、專諸、荊軻。聶政，軹（今河南省濟源縣南）深井里人。濮陽嚴仲子，和韓相俠累有仇，進百金爲聶政母壽，以交聶政，聶政不受。後母死，聶政爲報知己，拔劍赴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於堂上。並自刺面抉眼毀容，使人不能認出他是誰來，最後屠腹出腸而死。豫讓則受知於智伯，智伯爲趙襄子所滅。豫讓欲爲智伯報仇，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趙襄子，襄子發覺，念其爲主報仇而放了他。但豫讓又漆身爲厲，伏於橋下，再度欲刺襄子，又被襄子發覺，豫讓乃要求擊襄子衣服而死。趙襄子感其義，使人持衣給他，於是豫讓拔劍三躍三擊趙襄子的衣服以後，立即伏劍自殺。專諸爲吳堂邑人，由伍子胥推薦給公子光（即位後爲吳王闔閭）。公子光欲殺吳王僚以求位，所以他預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赴席，王僚陳武士，自宮達於公子光家。席中公子光假稱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放匕首魚炙腹中而進之，至王前，專諸抽取魚炙腹中匕首，直刺王僚，王僚立死，專諸被亂兵所殺。公子光得以即位。荊軻爲衛人，衛人稱他爲慶卿，至燕，燕人稱他爲荊卿。他好讀書擊劍。燕太子丹，素恨秦始皇，欲謀刺殺他。太子丹因謀於俠士田光，田光因自己年老而薦荊軻。當田光引薦荊軻於太子丹時，太子囑田光，此國家大事，不可泄露。所以田光薦荊軻往見太子丹時，即行自殺以釋太子丹之疑，並藉以激厲荊軻，荊軻見太子丹，太子告以燕國之急，及欲刺秦之意。荊軻乃以樊於期之首及燕之督亢地圖使秦。燕太子丹及其賓客，並送荊軻至易水上。當時高漸離擊筑，荊軻相和以歌，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壯烈之辭，荊軻登車不顧而去，及見秦始皇，獻樊於期頭及督亢地圖，圖窮而

匕首出，以刺秦皇，可惜未中而被殺。¹⁶ 這些劍客報士之別，可以說都是赴死之別，這種別是慷慨壯烈的。

(三)負羽從軍的別

我國自戰國至秦、漢以迄魏、晉，外來民族，時相攻擾。使得我國邊地，時時皆有重兵戍守。而這些戍邊的軍士，都是來自於民間的丁壯。當時的邊患雖然各方皆有，但北方為多，所以用「遼水無極，鴈山參雲」，以表從軍離鄉之遠。尤其在秦、漢兩代，北方的匈奴，為患最烈。在秦始皇時，曾命大將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匈奴，盡收河南之地，因黃河以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之兵以充之。到了漢代，匈奴強大，為患更烈，漢雖多次征伐，但匈奴仍擾邊不已，所以漢代守邊將士，常常有增無已。諸如此類的送別，也是使人難以割捨的。尤其在盛春佳日，而遠戍北地，自然要「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了。

(四)遠赴絕國的別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那是人生最痛苦的事，這種別有萬般的無奈，但又不能不別。像屈原的去國，像蘇武、李陵的遠別，他們都道出了離別難的苦處。當屈原被逐出國門的時候，真是欲留不能，欲去不忍，在〈離騷〉中，道出了這種苦況。他說：

陟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¹⁷

又如〈哀郢〉說：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¹⁸

¹⁶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事跡，皆出於《史記·刺客列傳》（廣文本），頁1016-1024。

¹⁷ 見《楚辭·離騷》（世界本），頁27。

這種無奈的別，真到了「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的地步了。

當李陵戰敗降匈奴後，因蘇武使匈奴而為匈奴所留置，單于使李陵勸蘇武降，蘇武不從。後蘇武歸漢，李陵相與送別，李陵贈蘇武詩說：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仃。親人隨風散，瀝滴如流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¹⁹

李陵贈別蘇武的詩有好幾首，都是他遠處異國，無家可歸的痛辭。所以蘇武在別李陵詩中有一首說：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²⁰

李陵遠降匈奴，蘇武北海牧羝，「羝乳乃得歸」。這種遠赴絕國的情形雖然不同，但他二人送別之情，真可使「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的。²¹然而在這「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所剩下的只有「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永無見期的離別之苦了。

(五)男女遠隔的別

男女遠別，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尤其是恩愛的夫妻和多情的情人，不得已而分別，那種別離的苦況，是可以想見的。江淹有詩說：

¹⁸ 見《楚辭·哀郢》（世界本），頁77。

¹⁹ 見《藝文類聚》，卷二九，人部一三〈別〉上，頁514。

²⁰ 見《藝文類聚》，卷二九，人部一三〈別〉上，頁514。

²¹ 按蘇武〈別李陵詩〉：「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見《藝文類聚》，卷二九，人部一三〈別〉上，頁514。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不惜蕙草晚，所悲道理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²²

江淹雖然沒有在詩中說明因何而別，但他在賦中卻明說：「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那是說明丈夫出仕，而使妻子閨中獨守了。這種情況，雖然不像詩經中所說的「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但是願言思伯，使我心癢」²³卻是真的。因爲他在賦中表明了送別之後，閨中琴瑟不彈，高臺流黃減色。春宮閉而生苔，秋帳空照明月；夏簟雖設，難消晝永，冬釭心結，倍感夜長。這樣的寂寞冷落，自然要「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了。

(六)服食修道的別

服食神仙之事，在我國古傳說中，頗多記載。如《史記》載：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²⁴

又如《列仙傳》載：

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於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²⁵

我國古時傳說之丹鼎服食神仙之說，皆源於此類。其得道未必有，但服食之事卻爲真。因爲服食之事，必須採藥鍊丹，所以皆入深山臨大澤，如魏、晉嵇康、葛洪之倫，皆曾爲之，欲藉此而達於長生。因此常

²² 見《藝文類聚》，卷二九，人部一三〈別〉上，江淹擬古雜體詩，頁521。

²³ 見《詩經·衛風伯兮》（開明書局本十三經），頁16。

²⁴ 見《史記·封禪書》（廣文本），頁550。

²⁵ 見《藝文類聚》，卷七八，靈異部〈仙道〉，頁1328。

有去而不返，得道成仙，莫知所終的傳說。甚至有神仙數日，塵世數代的傳說。這就是「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覽遊萬里，少別千年」了。

(七)男女相棄的別

男女相悅，因而相亂，終而相棄。或因始嫁有寵，後來被厭，最後遣歸。或因思歸而不得，生怨別之辭。這些事情，在《詩經》中，都有很生動的描寫。像「桑中衛女，上宮陳娥」之類，相期相別，自然會油然而生「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了。

(八)因時感思的別

時間包括了季節和氣候的變化，氣候的變化，帶動了自然界景色的更易。如春花秋月，夏雨冬雪之類，都能帶給人不同的感受，在這種不同的景色下分別，自然要「與子之別，思心徘徊」了。

江淹認爲別的方式和別的名稱非常的多，可是別的結果只有一個字，那就是「怨」，而且這「怨」是滿懷的「怨」。「怨」到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因此他以爲即使是大文豪，也不能把「暫離之狀」和「永訣之情」摹寫得淋漓盡致。

三、〈恨賦〉、〈別賦〉的寫作方法

恨、別二事，爲人間所常有，亦爲人間所習見。但專以恨、別爲題目而作賦的，江淹卻是第一個。執筆爲文，寫一事一類，似較容易；寫一事多類，似較困難。而〈恨賦〉、〈別賦〉，都是寫的一事多類，在寫法上，應該是困難的。不過對文才橫溢的江淹來說，卻是不難的，因爲他完成了這兩篇名著。這兩篇賦所以成功，除了他的才華以外，當然就是他寫作方法的運用了。就〈恨賦〉、〈別賦〉的架構來看，他用的寫作方法，可以分兩方面來討論，一爲謀篇，一在用辭。

(一)在謀篇方面

江淹對〈恨賦〉、〈別賦〉謀篇方面，是下了工夫的。當然以江淹的才華而言，也許他寫這兩篇賦的時候，都是信手而寫，一氣呵成的。但是讀這兩篇賦的話，就可以體會出他是經過細密的構思的。

在〈恨賦〉方面，他以目見心感，而引出「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然後就各種的恨加以證明，最後得出結果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在〈別賦〉方面，他以「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引出「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然後以各種的別加以證明，最後得出的結果是「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由以上的形式來看，他寫這兩篇賦，所用的方法，是完全一樣的。他都是先用「恨」、「別」作為兩賦各篇的綱領。然後由一恨而分為多恨；由一別而分為多別。到了篇末，則將恨、別，分而復合，用歸納的方法，將恨、別復歸於統一。就文理而論，這兩篇賦雖然是兩篇短賦，但有它嚴整的架構和完密的系統。這種以一化多，最後再以多歸一的寫作方法，可以證明江淹在謀篇之始，是經過詳密的構思的。這種由一化多，再由多歸一的寫作方法，必須對歷史和經驗具有深刻的認識與體會，才能夠將「恨」、「別」的形式分類別目，將不同身分的人，不同階層的，不同遭遇的人，因其地位境遇的不同，而產生了多樣的「恨」、「別」。如果沒有歷史的知識，是分不出那麼多種的恨、別的。如果沒有生活的經驗，是寫不出那麼深刻的恨、別的。〈恨賦〉和〈別賦〉所以成為兩篇名賦，在謀篇和分類方法運用上，應該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用辭方面

〈恨賦〉和〈別賦〉的創作時代，正是駢麗之風盛行的齊、梁之世。因為受時風的影響，所以這兩篇賦，自然也是麗詞溢目的美文。其用辭之工，也是可稱為上選的。對這種駢麗的賦，如果用辭類細分的

話，那是分不勝分的。所以在此僅就江淹對典實的運用、詞句的轉化、詞族的構成及特殊變化，分別簡述於後。

1·典實的運用

駢體文和駢麗的賦，在用辭方面，是離不開典實的，這是六朝的風氣。但是運用典實在辭句裡，如果沒有堆砌之痕，又無害於文意，則採用典實是很可取的。江淹在〈恨賦〉和〈別賦〉中為求句駢事並，所以在造辭方面，多引典實以構句。如〈恨賦〉寫王昭君之恨說：

若夫明妃去時，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如〈別賦〉寫一赴絕國之別說：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

在這些辭中，大都含有事典。也就是說他用的辭，都有出處。但是在江淹的運用之下，使舊辭產生了新效，同時亦發揮了新意。他在〈恨賦〉和〈別賦〉中所採的典實，都作如此的運用，而創出了兩篇新賦。

2·辭句的變化

江淹在〈恨賦〉和〈別賦〉中，採用了不少的前人辭句，但是由於他的天才，而將現成的辭句，或重新組合，或轉化其意，而產生了推陳出新之效。如他在〈恨賦〉寫秦始皇時說：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

如他在〈別賦〉寫顯貴者之別時說：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

以上的辭句中，有些為前人所已有，有些則增字而留其半，但是經過江淹重新的鍛鍊與琢磨，而變成了精金美玉。這種辭句的轉化，看似容易。其實無學難成，博學始可；無才堆拙，有才砌巧。而江淹在此二賦中，對辭句的轉化，不但成功，而且新巧。

3·詞族的構成

「詞族」是個人新使用的一個名詞，這是因為〈恨賦〉和〈別賦〉，對恨、別都表明了恨、別雖一緒，但是「事乃萬族」。由於恨、別的不同，所以恨、別各有種類，而江淹寫每一類的恨、別，都運用了完整的辭群，把每一種的恨、別，都寫得淋漓盡致。這種「詞族」的構成，在〈恨賦〉和〈別賦〉中，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就個人的看法，覺得他很有獨創性。

例如他在〈恨賦〉中寫李陵說：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例如他在〈別賦〉中寫從軍戍邊說：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煙煴，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像以上的例子，江淹在〈恨賦〉和〈別賦〉中，對恨、別，每寫一事，即組成一組詞族，加以極力的描繪，使恨情層層加深，使別緒步步增強。他寫恨、別，雖各多樣，但各樣的恨、別，都是用這種手法去處理的。然後再以幾個極普通的連接詞，²⁶把恨、別的詞族連在一起，而構成兩篇別開生面的賦。在這些詞族中，縱使有些是借用前人的陳詞。但是由於他能把恨、別每一種不同的情緒，明顯的託出，反而會使讀這兩篇賦的人，由於能感受到恨深別苦，而覺得他用辭新奇。這就是他用詞族所產生的效果。

4·特殊的變化

²⁶ 〈恨賦〉所用的為：至如、若乃、若夫、至乃、及夫、或有、亦復等。〈別賦〉所用的為：至若、乃有、或乃、至如、又若、儻有、至乃等。

就〈恨賦〉和〈別賦〉的外在形式來說，結構稱得上謹嚴；就二賦的內在意蘊來說，內容稱得上豐富；就文詞來說，稱得上典麗；就用字來說，稱得上新奇。正因為江淹在二賦中，用字喜歡新奇，所以在某些句子中，使用字產生了特殊的變化。如〈恨賦〉之：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

在《昭明文選》李善注此句時，即已點明說：

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由此可見江淹並非誤用，而是愛奇。其實危心與墜涕，為孤臣孽子所共有，江淹作如此的變化，反能使詞新而生動，又無害於文義。又如〈別賦〉之：

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在《昭明文選》李善注此句時，即如〈恨賦〉所說：

亦互文也。

因為就常而論，心當云驚，骨當云折。而江淹在此，以同樣的手法，使辭句產生特殊的變化。如此的辭句，在二賦中，各有其一，也許是他有意的安排吧！或許是押韻的原因而改變的吧！

四、結論

江淹生當齊、梁的時代，其時駢麗的文體，非常盛行，文人創作，多染此習，江氏自然不能例外。而且他更以夢筆²⁷之才，博得文壇高譽。他的詩文著作頗多，雖皆可觀，但足以膾炙人口的，則為〈恨賦〉和〈別賦〉。不過這兩篇賦中的恨與別，並不是江淹親身所歷，而是他心中所感。他以目中的所見，心裡的感思，寫出了這兩篇動人的短賦，

²⁷ 江淹少時，夢人授五色筆；晚年又夢見自稱郭璞者，索還其筆，自此後文思減退，詩無佳句，人稱「江郎才盡」。

是因為他能夠對歷史觀察入微，對生活體驗深刻。同時並具有豐富的情感和敏銳的觀察力。所以他能夠在觀史看世以後，對生離死別有深刻地體認和感受。他能夠體認感受到生離死別的痛苦和悲哀，更能體會到這種痛苦和悲哀的無奈。這種生離死別的無奈，是力不能挽，勢不能改的。正因為這樣，生離死別，雖然痛苦和悲哀到刻骨銘心的地步，也仍然是徒呼無奈！後世讀這兩篇賦的人，應該有和江淹一樣的體會，才會對歷史上及現實的社會中，那些遭遇生離死別的人產生同情。反之，如果是對恨、別無歷於身，又無感於心的人來說，他們也許會說江淹在無病呻吟吧！

試論魏晉人對大賦的態度 及魏晉大賦的地位問題

王 琳

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魏晉文壇，辭賦雖然失去在兩漢時期的顯赫地位，但基本保持著與五言詩並駕齊驅的發展態勢。從「文學轉蓬」的漢魏之際到典午南渡的東晉時期，文人才士普遍重視、喜愛辭賦，創作及評論辭賦的風氣空前盛行，題材不斷開拓，內容日趨豐富，藝術表現愈益多姿多彩，在辭賦史上寫下極為光輝的一頁。

在魏晉辭賦的發展過程中，抒情及詠物寫景的小賦數量甚多，成就亦高，因此也最為後世研究者所矚目。但由此也引發出某些比較極端化的觀點。有的論著以為魏晉人對大賦的態度很冷漠，大賦創作在當時已經衰敝不堪，幾無什麼成就可言。實際情況果真如此嗎？筆者擬就有關問題作些初步論析，期望得到方家指正。

魏晉文人對大賦的態度，並非輕視，而是十分推重。

作為建安文壇領袖人物的曹丕，曾將楚辭之祖屈原與漢大賦之宗司馬相如相提並論，明確地指出他們各有所擅：「優游案衍，屈